

窮人

四月八日

我最親愛的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昨天晚上我多麼高興啊——無限的，意想不到的高興！那是因為你一生中居然有這麼一回發了慈悲順從了我的心願。大約八點鐘的時候，我從睡夢中醒來（你是知道的，我心愛的人，做完工作我常常喜歡睡一會兒）——我是說，我醒了，點燃了一根蠟燭，預備好寫字的紙，裝好鋼筆尖。這時，突然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抬起眼睛來——我覺得我這顆心在胸腔裏跳動！因爲你已經明白我需要什麼，你已經明白我的心渴求什麼。是啊，我看見你的窗簾的一角已經捲起來，掛在窗框子上了，就跟我建議的掛法一樣。我覺得你的臉好像在窗戶那兒朦朧的出現了，你正在黑暗的屋裏向外望着我，你正在想念我。可是我看不清你那嬌美的臉龐，我覺得多麼懷喪！因爲有一個時期你我毫不困難的見着面，唉，可是

人們的愛戀主義國辛年

是怎樣的

老年總不是件可讚美的事，我心愛的人！就是這會兒，樣樣東西在我的眼前都歪歪倒起來，因為一個人只要是工作到夜深，寫這寫那的，到了早上，他的眼睛就會發紅，眼淚直流，弄得不好意思見生人了。然而，我的安琪兒，我還是能暗自描出你那燦爛的微笑；我心裏恰好潛伏着那麼一種感情，就跟我第一次吻你時一樣，我的小巴拉，你還記得嗎？我的愛人可是，你却好像伸出你的小手指頭恐嚇我呢！是不是這樣的，小淘氣？關於這個，你下一封來信一定得告訴我。

可是對於窗簾的計劃你覺得怎麼樣，巴拉？這是個迷人的計劃，對不對？不管我是在工作，或是剛要睡覺，或是正從睡夢中醒來，它使我知道你正在想我在思念我——知道你好，你快活。還有，你放下窗簾的時候，那意思是說，瑪卡·阿歷克塞維奇該睡覺了；等到你再掛起窗簾來，那意思是，你跟我說：早安，問我好不好，還問我睡得好不好。「至於我自己，」那窗簾補充道，「我身體好，精神也好，謝天謝地！」是的，我的心快活了，你看，想出一個計劃夠多麼容易——省了我們多少筆墨？這是個聰明的計劃，對不對？這又是我自己發明的，對這些事情我不是很聰明嗎？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那麼，最親愛的，其次讓我告訴你，昨天夜裏我睡得比我所希望的還要好，還要香，因此

我更滿意了，你知道的，我剛搬了家——普通一個新環境頂容易叫人睡不着覺的！今天早上，還是雞叫的時候，我就起來了（快活，滿腔的熱愛）那當兒，好像萬物都很美好，我的愛！我打開我的窗子，看見太陽照着大地，聽見鳥兒在歌唱，聞到充滿春天清香的空氣。總之，大
自然又蘇醒了。萬物都和我的心情很調和；萬物都美好並且春天化了，尤其是，我有了一個
幻想，我今天就會過得很好。可是我整個兒思想都集中在你的身上。「真的？」我想，「我們
生活在痛苦和憂愁中的俗人會有理由妒忌那一樣也不懶的天上的鳥兒！」我其它的思想都跟這差不多。總之，我沉溺在狂熱的比較中。我有一本小書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述說了
這一類的事情。比方，它說，一個人可以有許多許多夢想，我的巴拉——說一等到春天來
到，人的思想就一律變得愉快，活躍，機智，理由是在這個季節，人的心容易變得溫柔，世界就
塗上了一層更加紅潤的色彩。我從那本小書裏摘下一句，寫在下面給你看看。作者特別表
白了一種熱望，就跟我自己的一樣，他寫道：

「為什麼我不是一隻鳥兒，可以自由追尋它所需要的東西？」

他還寫了很多別的，上帝祝福他！

可是告訴我，我的愛——今天早上你到哪兒去散步的？甚至在我動身到辦公室去以前，你已經從你的屋子裏飛出來，穿過院子——是的，看起來年青得就跟春天的鳥兒一樣。看見你，使我非常的高興啊！小巴拉，小巴拉，你千萬別悲傷，因為眼淚是沒用的，憂愁也沒有用。這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憑自己的經驗知道的。所以你得安安靜靜的休養，直到你的健康恢復一點兒為止。可是我們的善良的希陀拉好嗎？她有一顆多麼仁慈的心啊！你信上說她現在跟你住在一起兒，你滿意她作的事情。你說她好叨嘴，是真的嗎？可是別放在心上，巴拉。上帝祝福她，因為她是一個優美的靈魂！

可是我偶然找到的這是什麼樣的住所？巴拉·阿派克塞夫娜，你當這是什麼樣的宅子？從前，你知道，我向來生活在絕對的安靜中——安靜到要是有個蒼蠅飛來飛去，都可以清楚的聽見它那嗡嗡的聲音，然而，這兒一切都雜亂，喧囂，嘶啞，亂響。宅子的風形你已經知道。想像一條長的走廊，十分黑暗，一點兒也不乾淨。右邊一堵死牆，左邊一排房門，屋子一間間的挨排下去。這些屋子由各式各樣的人租住着——按照情形，租給一個，兩個，或者三個房客，可是這種安排並沒有系統。這地方十足的是麥諾亞方舟。大多數的房客是體

面的，受過教育的，甚至博學的人。分開來說，房客裏有一位Tchernovitski●（某政府機關文書組的一個職員）他的學問那麼好，好到能夠講解荷馬或隨便哪個作家——實際上什麼都能講，他是這麼一個了不起的天才！還有兩個軍官（老打牌）一個海軍士官候補員，一個英國家庭教師。可是最親愛的，爲了給你解悶，讓我在下一封信裏更確切的描寫這些人物，把他們的生活詳細的告訴你。講到我們的女房東，她是一個骯髒的小老太婆，她老是穿着睡衣拖着拖鞋走來走去，不停的向塞瑞莎吵罵。我自己住在廚房裏——或者不如說，住在佔廚房一部分的一間小屋裏。廚房是一間很大，很亮，乾淨暢快的屋子，有三個窗戶，一道隔牆，這隔牆是從前面的牆上砌出來的，造成一個小窩那樣的東西，一間額外的房間，給我住了。這小窩裏一切都很舒適方便，我說過的，有一個窗戶是屬於我自己的。我住的地方描寫得太多了，頂頂親愛的，別以爲這些描寫裏還有什麼隱瞞的意思，事實上我住到廚房來，就是打算過孤獨的生活，在一種免不掉有些小吵鬧的安靜方式下消磨我的時間。講到傢具，我給我自己預備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櫃，兩把小椅子。我還掛了一個聖像。

● Noah's Ark：世界洪水時諾亞所乘的大船。船上載得有各種動物，此處比喻大難說。

然，世界上可能有比這間還要好的屋子——好得多的屋子；然而主要點是心安，實際上我這樣安排只是爲了心安；因此千萬不要以爲我還有什麼別的用意。既然你的窗戶正巧對着我的，既然隔離我們的院子變窄了，當你走過時我能看到你——還用說麼，結果是這個苦命的人就能夠立刻生活得幸福多了，又節省了費用。這所房子裏頂貴的房間，連伙食一共有三十五個盧布——我的錢袋可付不起；至於我的房間，只要化二十四個盧布，然而我從前總得付三十個盧布房錢，因此我不得不克制許多事情（從前我能夠喝茶，可是喝得很少，從來沒有能像現在這樣大喝特喝，還加糖。）可是，不知怎麼，我不願意弄到不喝茶過日子，因爲這兒人人都很體面，這個事實使我發窘。話說回來，巴拉，人喝茶多半是爲了使他的同伴滿意，並且給自己造成一種氣派和文質彬彬的風度（可是講到我自己，我倒不大在乎這種事情，因爲我不是那種過分講究的人。）不過你想看，買了種種必需品——靴子等等——以後，還會剩得下幾個錢？不過我也不該抱怨我的薪水——我挺滿足，這夠化了。幾年以來我總夠化的，此外，我還得到過某種獎金。

好了，再見吧，我的愛人。我給你買了兩小盆天竺——很便宜的兩小盆——當作禮物。或許你也喜歡要些木犀草吧？木犀草也行，隨便什麼東西只要你肯詳細通知我就成。還有，

我頂親愛的，別誤會我搬進這間屋子來的意思。不爲別的，只爲方便我纔這樣作的。這地方的舒適中了我的心意。還有，我在這兒就可以積一點錢，防備將來用。剛一開頭我已經積好一小筆錢了。你也千萬別因爲我是個沒用的，一隻蒼蠅的翅膀就能打倒的老人，而看不起我。我固然不是一個吹牛的人；可是也許還有一種人人該有的一方面聽天由命，一方面相信自己的精神。那麼，再說一次再見，我的安琪兒。我現在整整寫滿了兩張信紙，雖然我早該動身去辦公室了。我吻你的手。

永遠屬於你的一心不變的僕人，你的忠實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附白：我求你一件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得儘量充分的回答這封信。

隨信送上糖果一包。爲了你的健康的緣故吃了它，爲了上帝的愛，別爲我擔憂。再說一句，頂親愛的人，再見。

四月八日

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知道嗎？我得跟你吵架，是的，好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真的不能接收你的禮物，因為我知道那得破費你——我知道這些禮物會弄得你怎樣的節儉和刻苦。我不是告訴過你多少次了嗎？隨便什麼我都不缺少，絕對什麼都不差，我不是還說過我永遠沒法報答你待我的一切好心的行為嗎？比方說，你為什麼要送我天竺呢？要是一種小鳳仙花倒沒多大關係；可是這是天竺啊！我只要無意間漏出一點口風——譬如，關於天竺——你就馬上買來送給我，那得破費你多少錢？不過，這些花倒真好看，火紅的花瓣！你從哪裏買到的這麼美的花？我把這兩盆花放在我的窗台上，頂惹眼的地方，同時我在地板上放了一張凳子，安置我別的花（承蒙你的厚贈，使我開氣了。）不幸，那個把我的屋子打掃揩抹得很像一間聖堂的希陀拉却並不滿意這種布置。可是你為什麼又送我糖果呢？你的信告訴我你的心情有了特別的變化，因為我在信裏發見那麼多關於樂園啊，春天啊，甜蜜的香味啊，鳥

兒的歌唱啊。真的，我收到這封信時暗自想道，這簡直跟詩一樣的好！不錯，你的信只是缺少詩韻罷了，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從信裏能讀出多麼溫柔的感情來——什麼樣的玫瑰色的幻想！然而，說到窗簾我却從沒想到過它。實際上是我搬動花盆時它自己捲上去的。真是的！

唉，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爲我化的錢，你不提，也不讓我知道。你一心要隱瞞，我裝得好像錢總是化在你一個人身上似的，裝得什麼也沒隱瞞似的。然而我知道你爲了我的緣故，節省了你自己必需的用項。比方說，什麼緣故使你去租了你現在住的屋子，你住在那兒會煩惱，會受打擾，那兒既小得轉不開身，又不舒服——你是愛幽靜，從不喜歡別人接近你的？以你的薪水來判斷，我想你原可以住一間比那間舒服得多的屋子。希陀拉也告訴我說你的境況一向比現在富裕得多。那麼你還能說什麼你一生一直是在孤獨，貧困，憂愁中度過，從沒有一句鼓勵的話來幫助你，也得不到朋友的溫暖；希望用這話來說服我嗎？唉，好心腸的友伴啊，我的心爲了你在怎樣的刺痛啊！可是別過分勞累損害你的健康，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比方說，你說你的眼睛太弱，弱得不能在你辦公室的燭光底下寫字了……那麼爲什麼還要這樣寫呢？我敢說你的上司相信得過你的勤勉！

我再懇求你一次，別爲我浪費那麼多錢。我知道你多麼愛我，可是我也知道你不富裕……我今天早上起來精神也挺好。希陀拉早已在工作，這也是我該發憤的時候了。實在我熱望着這樣作，所以我出去買了些絲線，然後坐下做起活來。一個早上我都覺得很舒暢愉快。可是現在，我的思想又暗淡又悲哀——我的心又快要沉下去了。

唉，我會變成什麼樣？我的命運怎麼樣？不能把握住前途，不能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深深的苦惱着我。就連回顧以往也是可怕的，因爲以往包含的不幸，我一想到它就會撕碎我這顆心。是啊，我又能哭上整整一百年，因爲歹人們破壞了我的一生！

可是，黃昏到來，我又得工作了。我還有好些話願意寫給你，可是時間不夠，我得快一點寫。當然，寫這樣的信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永遠不會厭倦。可是你爲什麼不親自來看我呢？卡·阿歷克塞維奇，你爲什麼不來？你住得離我這麼近，至少有一點時間是你自己的。我請求你來。我剛才看見塞瑞莎。她看起來那麼病樣兒，我爲她很難過，因此給了她二十個戈比。我差不多快睡着了。給我寫信，盡量詳細，告訴我你的生活情形怎樣，那些跟你住在一塊兒的人怎樣，你跟他們相處得怎樣。我多麼願意知道！是啊，你得再寫。今天晚上我故意把窗簾掛起來了。早一點兒睡，因爲昨天晚上我看見你的蠟燭差不多一直點到夜半。再會！我現在

覺得悲哀和疲倦。希望我日後一天一天跟今天這樣過下去。再說一遍再會。

你的朋友，

巴拉·陀勃洛塞羅伐。

四月八日

我最親愛的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想想看，這麼樣的一天居然落到我坎坷的命運中來了！難道你在拿一個老頭子開玩笑嗎？……然而，這是我自己的錯——完全是我自己的錯。一個人上了年紀手裏就不該抓住一把愛神❶的頭髮。自然，你誤會我了……不過有時人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人會懲所有的聖徒❷說，他要做什麼什麼事情，却始終沒做，因而看起來像傻瓜似的，但願主別

❶Cupid：羅馬神話中的戀愛之神，Venus之子，其像為裸體之美少年，生有雙翅，手持弓矢。這句話的意思是，「人上了年紀就不該再起戀愛的心。」——譯者。

❷起誓的意思。——譯者。

讓我們作傻瓜……不，我的愛，我沒有生氣；只是我想到我寫給你的信用那麼愚蠢，那麼文繩繩的詞句我就懊惱。今天我蹦蹦跳跳的到辦公室去，因為我的心受了你的影響，我的靈魂彷彿在過節期。是，好像樣樣對我都順利起來。然後我動手工作。可是結果怎麼樣？我呆望着周圍那些熟悉的舊東西，呆望着熟悉的，灰色的，憂鬱的舊東西。它們跟從前一模一樣，可是，難道這些是我素常熟悉的吸墨紙，桌子和椅子嗎？不錯，是它們，正是它們；那麼我為什麼會騎到佩格撒斯^①的馬背上去呢？這種心情是打哪兒激起來的？它是這樣激起來的：有一個太陽照着我，使天空變成了蔚藍色，可是怎麼會這樣的呢？為什麼有時在那根本不會有香味的院子裏好像吹過一件甜蜜的香味來？那香味必定是由我的愚蠢的幻想產生出來，因為人會深入感情的迷途以至於忘却他周圍的環境，被充塞他心中的過分的熱愛所克服。另一方面，黃昏時候我從辦公室走回家去，我的腳好像麻木了，我的頭痛。同時，一股冷風好像吹進了我的脊背（因為非常高興春天的來到，我出去時只穿了一件薄大衣。）可是，頂親愛的，你誤會了我的感情。那跟你想的完全不同。我對你純粹是一種父母對兒女

① Pegasus：希臘神話中 Kentauroi 神所乘的飛馬，轉為詩才。這句話的意思是：「我為什麼會忽然詩興大發呢？」——譯者。

那樣的感情。我以親屬的地位站在你的身邊，盡保護你這孤兒的責任。我說這話完全出于至誠，我只有隨便哪個親戚都會有的一個目的。因為畢竟我是你的一個遠親啊——俗話說得好，布丁中的第七滴水——可是到底是一個親戚，而且現在是你最親的親戚和保護人了，因為凡是你有權去求幫助和保護的地方你只受到欺騙和侮辱。講到詩，我可以說我認為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不適宜專心致力于作詩了。詩是沒用的東西。連在學校念書的孩子們作詩也該挨打。

你幹麼要說什麼舒服啊，安靜啊，這個那個的？我不是一個講究的人，也不是一個要求過多的人。我一生中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安樂過。那麼，我何必要在我的老年來訴苦呢？我吃得飽，穿得暖，我有鞋穿。我也有消遣。你知道，我不是貴族。我父親本身就不是一位老爺；他跟他的家屬甚至過得比我還要清苦。我也不是一個腰包。不過，說老實話，我喜歡從前的住處比我現在的住處要喜歡得多。頂親愛的，從前的住處好像更幽靜一點兒。當然，這間屋子已經夠好的了；實際上，有些地方這間屋子還比較愉快一點，有趣一點。對於這間屋子我沒什麼話來反對它——沒有。可惜的是我失掉了對我那麼熟悉的屋子。像我這樣老年的房客會很快愛上了我們住的屋子就跟愛上一個親戚一樣。從前的屋子是多麼舒服的一個

小天地啊！固然，那間屋子的牆跟隨便什麼屋子的牆一樣——我不是說牆主要點是回憶到它，悲哀就好像侵進了我的心。奇怪，回憶會那麼悲傷，連那間房裏往常使我煩惱，使我不方便的東西，現在也在一縷潔淨的亮光中朦朧地出現在我的想像中形成叫人愛慕的東西。我們總是那麼安靜的住在那兒——我和一位老女房東，她現在已經死了！回想到她，我的心多麼痛啊，因為她是一個好女人，她出租房子從來不敲竹槓。她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用一阿爾興●長的毛線針編織床單。我們常常共用一根蠟燭，並且在一塊兒吃飯。她還有一個孫女，瑪霞——這個女孩，那會兒不過是個小孩子，可是現在一定是個十三歲的小姑娘了。這個小淘氣傢伙，她常常逗得我們整天的笑。我們一塊兒過活，一個三個人的快活家庭。漫長的冬天晚上，我們常常先圍着大圓桌喝茶，然後各自做我們的工作，那當兒，爲了逗孩子玩，免得她淘氣，老太太自動的講起故事來。那些了不起的故事！——雖然那些故事對孩子不大適宜，反而是對一個成年的，受過教育的人還合適些。相信我的話是啊，我抽煙的時候，坐下來聽故事，到後來就完全忘記了工作。後來，講啊講的，故事變得可怕起來，那個小孩，我們的小壞蛋，漸漸沉思了，她的兩隻小手托着她那玫瑰色的臉蛋兒，藏起她的臉，緊緊

●Arshin，等於一俄丈，量布疋的尺名，合四十五吋。——譯者。

的挨着老女房東。啊，在那種時候我是多麼愛看她！人凝望着她，就會沒注意到蠟燭怎樣的搖搖欲熄，風暴怎樣的捲着雪花在院子裏呼嘯。是啊，那是美妙的生活，我的巴拉，我們那樣過了將近二十年……我的話扯得多麼遠啦！也許這個話題並不能使你感到興趣，我自己呢，回想起這件事來却也不大舒服——特別是在現在。天已黑下來，塞瑞莎這樣那樣的忙起來了。我的頭和我的背都在痛，連我的思想好像也在發痛，那些思想那麼奇怪的生出來。不錯，今天我的心很悲哀，巴拉……你信上寫的什麼話？「為什麼你不親自來看我？」親愛的人，人家會怎麼批評？我只要一穿過院子，人家就要開始注意我們，暗自狐疑起來。閒話和謠言就會發生，把事情說得跟真相完全不同。不，小安琪兒，還是明天我在晚膳時會見你的好。這樣安排好一點，對我們倆都沒妨害。親愛的，你也別因為我寫了這樣一封信給你而罵我（讀了一遍，我認為這信瑣碎得很）親愛的巴拉，因為我現在是個老頭子了，而且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人。年青時候我學得很少，後來我再想學，學的東西就不肯在我腦子裏生根了。不錯，我沒有寫信的本領，巴拉，用不着別人告訴我，也用不着別人笑我，我知道，每逢我想要把什麼事情描寫得比平常清楚一點兒，那我就會弄出錯來，儘講些廢話。……今天我看見你在窗口那兒——不錯，你關百葉窗的時候我看見你了！再會，再會，小巴拉

巴拉，願上帝保佑你！再會了，我的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你眞誠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附白：別當是我信裏的話有什麼諷刺的意思，因為我太老了，決不會無緣無故吓唬人；人家會笑話我，會引用俄國的格言：『給別人掘坑的人，他自己一定會落到坑裏去。』

四月九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羅奇：

我的朋友和恩人，你這麼抱怨，這麼不能克制的沮喪，一點兒也不害臊嗎？而且你真的沒生我的氣嗎？唉，雖然我講話常常不加思索，可是我從沒想到你會把我的話當作跟你开玩笑。儘管放心吧，我決不會嘲笑你的年齡或你的性情。只怪我自己浮躁，尤其得怪我對生